

書評

《葉景葵文集》評介

郭明芳*

一、前言

個人文集或全集的整理亦是古籍整理一環。而於個人文集文獻整理應以單一個人所有著述集結為佳，如屬選集的話，則其對某人著作或相關研究，由於無法窺其全貌，相對就有所折扣。因此，吾人如欲整理某人文集應以「全備」的全集為基本要件，選集應儘量避免。而個人文集的編纂並非剪刀糲糊、打字標點或外加注釋即是，他牽涉到許多學問。

歷來個人文集的編纂，越往後則其數量相對偏多，一則印刷術發展，印行條件相對發達，二則文人心態，文人總希望自己著作能藏之名山，永久流傳。個人文集編纂，或作者自編，或門人、後裔所編，真正能夠出版流傳的著述應該只是十之三四而已。而有更多文人，尤其近現代者，或僅單行著作，其詩文集，或總集，未必能出版。這些文集，或單行，或稿本，或存其名，吾人如欲整理，其取材亦是相當重要。

近知上海出版柳和成主編《葉景葵文集》(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年8月)三冊，實是相當好的選題，且是書蒐羅全備，是吾人研究葉氏相當重要材料，也是對葉氏所處時代研究相當重要史料。筆者嘗試就所見，將是書為文評介，並對此類文集整理中，有關附錄一項提出個人想法。如此，對整理文集有一認識並介紹是書的各方面價值。

二、葉景葵其人及著述

本書為《合眾文庫》之一種。筆者推想，《文庫》應以合眾圖書館創辦諸人為基礎所輯編個人文集之一種，此為其中之葉景葵(1874-1949)者。合眾圖書館為抗戰末期，由張元濟(1867-1959)、顧廷龍(1904-1998)與葉景葵等人倡議，於上海地區所創辦之私立圖書館，其有蒐購保存戰時散出文獻，乃後來上海圖書館之先驅。葉景葵亦是其中重要人物。

葉景葵字揆初，號卷庵，別署存晦居士。浙江杭州人。光緒癸卯科(1903)進士，曾任山西巡撫趙爾巽(1844-1827)幕僚，後轉營工商，任漢冶萍公司經理、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等職。後收藏古籍，精於版本鑑定，並參與創建合眾圖書館，與時人張元濟、李拔可(1876-1953)、顧頡剛(1893-1980)、潘景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鄭(1907-2003)等交往密切。其生平可詳見顧廷龍撰〈杭州葉公揆初行狀〉¹，至其著作生前僅見發表於報章雜誌，僅有兩書集結。²



葉景葵肖像及其題字

三、本書編纂過程

合眾諸賢雖於蒐集保存文獻有功，著作亦多，然當時所處時代，個人著作纂輯出版不易，故或有單行別行之著述，於全集缺如焉。近年來，大陸不同單位或個人陸續整理有不少合眾諸賢全集面世，如張元濟、顧廷龍諸人，其餘者仍未見世。現《葉景葵文集》之出版，亦象徵合眾諸賢著作整理有一進展。

葉景葵著作的集結，始自單行題跋。早年由顧廷龍先生整理其遺書編有《藏書目錄》之外，另整理出版有《卷庵題跋》(原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書，此書後來收入《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第二輯之一種。後又蒐羅頗多，出版有《葉景葵雜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計收函牘、書跋之屬。據是書〈前言〉稱所收為葉景葵著作最全的一部。以上是在2000年以前，關於葉著述出版情形。

隨著大陸對古籍整理的發展，開始注意到十九、廿世紀學者著述整理，再加上葉景葵相關資料分別從藏於上海圖書館被揭示出來，所得資料又增加不知多少，再加上近年古籍拍賣市場又有不少關於葉景葵材料出土。葉景葵材料的增加，過往《葉景葵雜著》已不敷使用，實有必要重新纂輯其文集，

¹ 見顧廷龍全集編委會(沈津)編《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3月)下冊，頁964-969。

² 其著述集結，目前僅有顧廷龍輯《卷庵雜著》與《卷庵書跋》二書。前者為早年所輯印，其內容應有遺漏，繼之流傳不廣，使用頗多不便。

以加深研究工作。

《文集》編者柳和成，曾編《葉景葵年譜長編》(上海交大出版社)，對於葉氏著述瞭然於胸。柳氏於編纂《年譜》過程中，於上海圖書館、檔案局，見有不少葉景葵先生文稿、檔案。這些檔案並未收入任何著作，此對於研究頗可惜，遂有編纂葉氏《全集》之想，歷有數年而成此書。

四、本書所收內容與價值

本書屬於《合眾文庫》之一種。其出版應以當年合眾圖書館相關人物為主要蒐羅對象。書共三冊，分七輯：〈文存〉一至三、〈日記笥記〉、〈書目題跋〉、〈詩聯〉、〈書信電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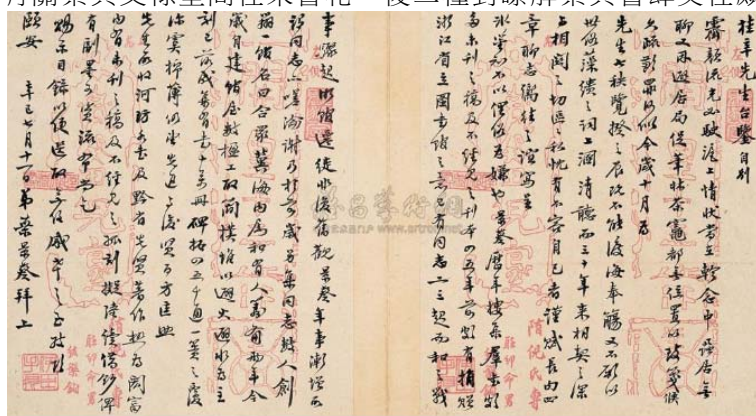
是書基本架構仍以顧廷龍編訂之《葉景葵雜著》為基礎增補擴編而成。其增補各文，題跋、詩文、書信等，或采自當年報刊，或裁自浙江興業銀行檔案以及上海圖書館藏原卷盒藏書等史料。其中也有不少是近年所發現的材料，可謂蒐羅閎富，關心古籍、近代圖書館事業以及學人掌故讀者必備案頭書。

《文集》價值約有幾端：

(一)廣搜葉氏著述以為全備

由於柳和成先生曾編有《葉景葵年譜長編》，知其著作情形。本書不僅蒐羅各館館藏葉景葵先生文獻，且足以取代既有各類葉景葵著作，如題跋之屬所收題跋，較之《卷庵書跋》，又增加不少原藏上海館之稿本真跡。

又他還注意到他處材料之彙整，以編者柳和成在〈前言〉中所談者有三項，一是先睹《合眾先賢墨跡選》一書所收景葵先生四種。其二為 2014 年西泠印社拍賣的葉與抱經堂書肆往來信札九通。其三則是藏於北京師大館相關近人書札有關葉與文祿堂間往來書札。後二種對瞭解葉與書肆交往頗有幫助。



上海嘉泰拍賣葉札書影

柳氏注意到古籍拍賣所見葉景葵相關材料不只一端。筆者曾檢 2006 年上海嘉泰春拍有致朱啟鈴一札(編號 1324 號), 亦有收入。此亦可見編者編纂此書之用心。

(二)研究葉氏與其時代資料

葉景葵雖不以經學著稱, 然《文集》所收亦有不少屬於經學著作。此可補民國經學著作之遺, 如《文存一》所收有其科舉考試試卷若干者即是。

其次, 對研究近代中國提供不少史料, 如葉氏在漢冶萍公司經營史料。又所收函牘不少, 除反映其交遊外, 亦可作為研究其生平材料與相關事務史料。

除此之外, 亦可作為他人文集材料, 如所收與顧廷龍函有 201 通, 此日後可再作為收入顧氏全集《書信卷》之材料。

五、關於本書幾點意見

新輯《葉景葵文集》蒐羅甚廣, 足為全備之本。然筆者粗讀, 提出兩項意見, 或可補其缺誤, 或可為日後編輯文集之想法。

(一)所用底本不足

近年來, 大陸古籍拍賣市場十分火熱, 而於拍賣中亦有不少關於葉景葵書札文獻。《文集》冊三頁 1003-1004 收有葉景葵辛巳(1941)年致朱啟鈴札, 其下注云:「《葉景葵雜著》收此詩日期及署名被刪」。按,《雜著》收在頁 375-376。

事實上, 此札見諸拍賣, 而文字有差。上海嘉泰 2004 年第一屆拍賣會中, 其中一種(編號 0570 號)含葉景葵致朱啟鈴札一通與《文集》所見同。現筆者分別以《文集》所收與拍賣所見列於下, 比較其異同。《文集》云:

桂辛七十(七律四首)1941 年 9 月

九門曠蕩物皆春, 行者無煩扇障塵。今日康衢都忘帝, 當年筆路是何人。怨咨忽聽歌誰嗣, 勞作原非屬爾民。盥誦未休玄鬢改, 蕭然高臥一綸巾。

艱難回憶辛壬後, 煦沫相逢百感深。北際輿輪多覆轍, 中間笙磬幾同音。亞歐通軌心猶昨, 蘇浙聯鑣利至今。最憶錢江潮上下, 橋頭鬱勃作龍吟。

嶧陽地寶比琳璆, 共濟由來仗老謀。趙璧既淪何日返, 楚弓復得亦堪憂。昔賢盡瘁蠹三起, 同種相煎貉一丘。佇望衮衣還信宿, 無邊桑土要綢繆。

法式勘訛仍李氏, 燕居憑几學黃公。本無碌碌因人意, 彌見孜孜格物

工。補訂黔書識苗裔，評量河論到光豐。藏山傳世無窮業，盡在君家藥籠中。

辛巳秋日葉景葵詩稿。

筆者再依嘉泰拍賣圖錄所錄(異文以粗體示之)：

奉寄桂辛先生長句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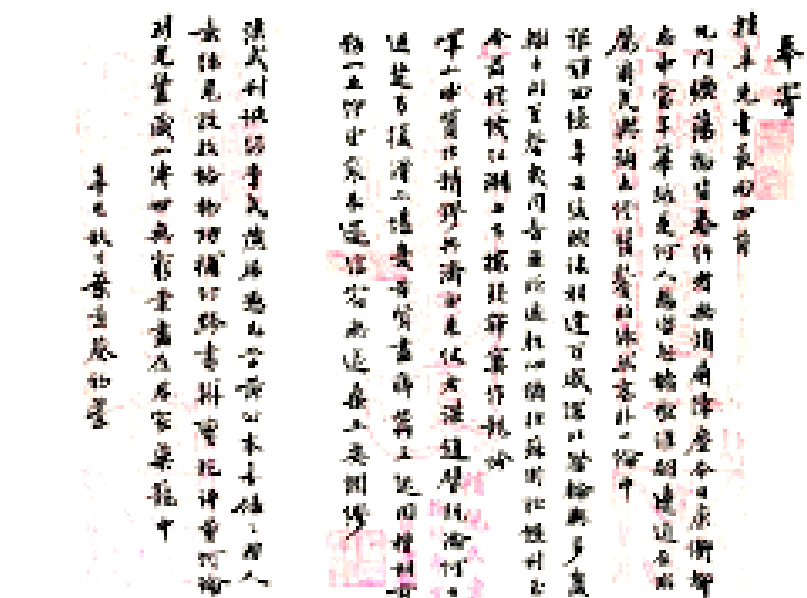
九門曠蕩物皆春，行者無煩扇障塵。今日康衢都忘帝，當年篳路是何人。怨咨忽聽歌誰嗣，**遵道**原非屬爾民。**興誦**未終鬚鬢改，依然高臥一綸巾。

艱難回憶辛壬後，煦沫相逢百感深。北際輿輪多覆轍，中間笙磬幾同音。亞歐通軌心猶壯，蘇浙聯鑣利至今。最惜錢江潮上下，橋頭寂寞作龍吟。

嶧山**質**比精鏢，共濟由來仗老謀。趙壁既淪何日返，楚弓復得亦堪憂。昔賢盡瘁蠶三運，同種相煎貉一丘。佇望衰衣還信宿，無邊桑土要綱繆。

法式勘訛仍李氏，燕居憑几學黃公。本無碌碌因人意，彌見孜孜格物功。補訂黔書**辨蠻貉**，評量河論到光豐。藏山傳世無窮業，盡在君家藥籠中。

辛巳秋日葉景葵初稟。



嘉泰拍賣所葉景葵書影

而此四首似應與本書頁 1408-1409 者合璧，亦即 2006 年上海嘉泰春拍(編號 1324 號)。蓋均提到壽朱啟鈞七十壽詩四首之故，而此或為送拍者或拍賣行分拍導致。茲錄原文如次：

桂辛先生台鑑：自別髻顏，流光如駛。滬上情狀，當在軫念中，蟄居無聊，又因避居局促，筆床茶灶都無位置，以致箋候久疏，歉罪何似。今歲十月為先生七秩覽揆之辰，既不能渡海奉觴，又不願以世俗藻續之詞上溷清聽，而三十年來，相契之深與相關之切，區區私忱有，不容自己者，僅賦長句四章，聊志向往之誼，寫呈冰鑑，知不以俚俗為嫌也。景葵歷年蒐集群書，頗多未刊之稿及不經見之刊本。四、五年前，頗有捐贈浙江省立圖書館之意，已而同志二三起而和之，戰事釁起，浙館遷徙，非復舊觀。景葵年事漸增，所謂同志，亦嗟淪謝。乃於前歲，另集同志數人，創為一館，名曰合眾，冀海內應和有人。籌備兩年，今歲自建館屋數楹，工取儉樸，惟以避火避水為主，刻已落成，集有書十萬冊，碑拓四、五千通，一簣之覆，深虞棉薄，仍望先進與後賢百方匡助。先生所收河防各書及黔省先賢著作極為閎富，內有未刊之稿及不經見之孤刻，擬陸續借鈔，俾有副墨，可資流布，尚乞賜示目錄，以便選取，無任感之至。敬頌，頤安。辛巳七月十一日弟葉景葵拜上。

按，此條《文集》繫之 1941 年 9 月乃陽曆，據此陰曆為該年七月十一日。

(二)《文集》附錄之缺

過去個人文集(全集)的編纂，或僅收詩文，而於電報、函牘、日記與相關影像(近現代人)甚少收錄。雖或稱全集，實僅為詩文總集，更遑論及詩文有散逸、缺收情形。而今日的個人文集或全集的編纂，則不能因循舊規，應與時俱進，有所突破。蓋個人文集或全集之編，對作者本身有其重要意涵外，對日後研究者使用或持續編纂該作者編纂亦有其便利性與共通性。

現就個人文集或全集之編，提出幾點拙見，以做為參考。

1.新編、新輯之文集的整理

(1)生平傳記彙整

後人整理前人著作，除著作全文點校外，首重對生平傳記的蒐集。因此，將分散於各史志傳記、墓誌、行狀等有關生平資料彙集一處，便是附錄第一要務。蓋此不僅可對著作者有更深認識，也免除研究者為四處找尋該作者生平資料，所耗費時間金錢，尤其是某些傳記深藏各館院，不易尋得。

此類附錄的生平傳記，在早年所編文集、全集均可見，如封思毅整理的《天放樓書錄》即有附錄《碑傳集》中趙烈文墓誌於後。惟近年大陸所出版的份量較少文集，則略之。倘又有後人編纂的年譜、簡譜者亦可附於此。而由編纂全集者自撰相關年譜、簡譜，亦可放於此，以供參考。

以顧廷龍所編《葉景葵雜著》附錄有二，一為生平傳記的彙輯，二為葉著他人所為序跋或讀後諸篇，是很負責的將所有相關文字彙輯，以供便利。而新輯葉《集》卻無有任何此類附錄，頗可惜。故顧輯《雜著》不因本葉《集》出版而喪失其價值。

(2) 文獻目錄之編纂

所謂文獻目錄概分有兩種，其一是著作目錄，二是後人研究目錄。前者蓋為本集作者所有著作集成。本集之編，或有份量大而未能收入(如專書)，或有現時無法尋得(如論文、詩文等)，編纂著作目錄，則可以提示後學相關材料。第二，編纂本集時，或有未逮，將未見之本集作者著述登錄，或可作為日後補遺之作，或可藉此提示後學研究。此類文集作者文獻目錄之編，大陸似未常見，反而臺灣中研院文哲所出版的點校文集多有此類附錄。

2. 既有文集為基礎的整理

所謂以既有文集為基礎的整理，乃指文集既有單行本，現僅重新標校並增加遺文殘篇者。此類既有原書單行，於整理宜保原樣(書名亦同)，附錄部分或可據以增入新輯篇章與人物生平等資料。蓋今日吾人就原書再發掘有不少詩文，如放於卷末，則與原書不類，不如放於附錄以為續補，如此一來，不破壞原書，又有新增材料，一舉數得。

(三) 著錄來源不清

徵引資料首重來源，一則尊重他人，二則便於讀者覆按。本書於每則下皆有著錄來源，如徵引自《葉景葵雜著》、《卷庵書跋》，或者上海圖書館藏等。然僅有少數出自拍賣者，未及著出，或簡略帶過，如前引 2006 年上海嘉泰春拍有致朱啟鈞一札(編號 1324 號)，即簡略稱「據手跡照片」。

(四) 新輯遺文二則

本書所收集雖已然全備，然若干文字亦有缺逸。此非戰之罪，蓋葉氏著述流落於外者多矣，蒐羅匪易。今僅以補缺心態，談其遺逸之詩文，以為補綴。

首見於顧廷龍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錄》所附葉景葵章氏像題辭。此則未收入頗為意外，蓋此為垂手可得者。其文云：

近儒王忠愍公云：「學問之道，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惟公沈□國

史數十年如一日，取徑不同，歸趨則一。矧其深嫉時風，力□潛德，服習孝經，磯礪臣節，不必效忠，愨之湛深而致命，遂志之懷固，並時無愧色，粹示世寅允矣，儒宗宜為萬世所矜式，霜根老人姻丈同年遺像，葉景葵敬贊並書。

又今西泠印社紹興 2016 年春拍(編號 0658)書法鏡屏有葉景葵詩一，未見收入，筆者試為釋文，云：

三百年來正氣消，□將往事問漁樵。
花方秦地皆美波，山□揚□更寂寥。
□棣暗雞催月曉，空場老□扶春驕。
豪華但有諸□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丁亥盛暑正讀正義之詩，□□溪世兄
以□□書錄金陵體古詩貽之。葉景葵
印。



西泠印社紹興場 2016 年春拍(編號 0658)書影

六、結論

葉景葵先生不僅是近現代實業家，其於古籍保護卓有貢獻，尤其在抗戰間與眾人創建合眾圖書館一事。《文集》之出版，對吾人瞭解其人、探究其事功，其效莫大。其中可再探者，如葉氏藏書事跡即其與書肆關係。而《文集》或有小疵，則無論矣。

近現代相關著述，由於戰爭因素，出版不易，或僅存稿本，或僅報刊流傳，繼之紙質不佳而毀損。今日應積極整理，一方面以作為研究之資，另一方面亦是保存其人文獻。因此，如何儘速將這些人文集整理出來，相信對吾人研究民國時期古籍整理會更有幫助。而個人文集之出版應以全為基礎，儘量不以選集形式出版。

	書名	葉景葵文集(上中下三冊)
	編者	柳和成
	出版地	上海
	出版社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6年8月
	頁數	1413頁
	I S B N	9787543970328
	價格	180元(人民幣)